

[法] 亚历山大·小仲马 / 著  
全小虎 / 译

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  
笔下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

Alexandre Dumas, fils

玛格丽特是巴黎上流社会中的交际花。

她那非凡的美貌和超群的聪慧，  
使她成为富贵子弟的追逐对象。

自从与阿尔芒结识后，  
阿尔芒的真挚与专一令玛格丽特深深感动，

两个人倾心相爱，他们远离繁华闹市，

在巴黎郊区过起了朴素无华的生活。

这时，阿尔芒的父亲为了家庭的声誉恳请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

为成全阿尔芒家庭的幸福，

玛格丽特选择了离开。

不知内情的阿尔芒，

一再给玛格丽特种种侮辱、难堪。

面对生活的沉重打击，

她对人生更加心灰意冷。

当阿尔芒得知真情赶到玛格丽特身边时，

她却已经死在自己的寓所里。

La Dame aux

茶花女

Camélias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 • 茶花女 •



[法] 亚历山大·小仲马 / 著  
全小虎 / 译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全小虎译.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9. 4

(外国文学经典/杨武能主编)

ISBN 978-7-220-07844-6

I. 茶… II. ①小…②全…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689 号

外国文学经典

CHAHUANU

## 茶花女

小仲马 著 全小虎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许 茜  
黄 敏  
戴雨虹  
叶 勇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  
自贡新华印刷厂  
140mm×203mm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6.25  
2  
156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7844-6  
13.50 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 译序

《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1824~1895)的代表作。小说发表于1848年,一问世就获得巨大成功。1852年,小仲马将小说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再次引起强烈反响,深受观众喜爱。1853年,意大利作曲家威尔地将《茶花女》改写成歌剧,从此,《茶花女》的故事便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茶花女》的故事取材于小仲马本人和巴黎名妓的一段爱情插曲。1842年,小仲马与当时名噪一时的美丽女郎玛丽·迪普莱西初次相识。她那狂放不羁的生活作风和夺目的光彩给小仲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844年的一个夜晚,小仲马又跟她邂逅。生性风流浪漫的小仲马迅即成为她的情人,并不惜为她身负巨债。后来他俩关系恶化,断绝了往来。1847年,玛丽病逝于巴黎,年仅23岁,葬于巴黎蒙马特公墓。小仲马在法国南部闻知噩耗,返回巴黎,一气呵成地写成了小说《茶花女》。

取材于小仲马自身经历的《茶花女》自然经过作者的诗意化加工,使之隽味无穷。《茶花女》是一部爱情小说。书中主人公彼此都以一颗真挚的心去爱对方。女主人公玛格丽特虽然身为名声响亮的妓女,惯于奢侈淫逸的生活,可一旦爱上青年阿尔芒,便一改玩世不恭的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内心深处萌发了爱情,宁愿放弃自己追逐的豪华生活,处处替情人着想,不肯多花阿尔芒一分钱,甚至为了能跟他朝夕相处,过一种平淡宁静的爱情生活,不惜卖掉自己心爱的马车、首饰、披肩,最后当美梦难以成真时,忍痛割爱牺牲自己,成全情人的前途及情人妹妹的幸福。阿尔芒对玛格丽特则是一见钟情,浑身燃烧起爱的激情,不惜倾家



荡产，乃至将母亲给他的遗产赠给情人，也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但遭到来自父亲的坚决阻挠。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的束缚下，阿尔芒最终和有情人难成眷属，导致了一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一曲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

在小说《茶花女》中，小仲马以细腻的笔触，深刻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七月王朝时代的法国社会风俗画。作者那娓娓叙来的语言把一个妓女玩世不恭的外表和善良的内心刻画得十分传神动人，表达了作者对心灵纯洁、品格高尚的妓女的同情态度。

继《茶花女》小说之后，小仲马还写了二十几个剧本。其中主要的几部剧作有《茶花女》（1852）、《金钱万能》（1857）、《私生子》（1858）以及《荒唐的父亲》（1859）。由于这些剧本都反映了当时的法国社会矛盾，不是遭到禁演，便是受到攻击。由于小仲马的作品开了社会问题剧的先河，加之清晰地体现了法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戏剧的分界线，他的艺术观点和作品在法国戏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全小虎

我觉得只有在深刻地研究了人性之后，方能塑造人物，如同要运用一种语言，必须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由于年龄的局限，我还不能创作，所以如实道来也就满足了。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我讲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除去女主人公以外，故事里的每个人物都还活在世上。

另外，我这里搜集的大部分素材，在巴黎都能找到见证人，如果我的证据不够充分的话，他们可以作证。因为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唯有我能写出这个故事，唯有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鲜为人知的结局，不然的话这篇故事就成了支离破碎、干巴乏味的东西了。

我是这样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的。

1847年3月12日那天，我在拉菲特路看见一张拍卖家具和古董的黄色巨幅广告。这次拍卖是在物主人殁之后举行的。广告上面没有标明死者姓甚名谁，只是说拍卖地点设在昂坦街九号，时间定为本月16日中午12点至午后5点。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在13日和14日两天之中，大家可以先去参观那幢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爱好古董珍玩，心想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即便不买，也得去一饱眼福。

翌日，我就到昂坦街9号去了。

时间尚早，但房子里已经有一些男男女女在参观了。那些阔太太身上穿着天鹅绒衣服，围着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



在等候，见了眼前这番奢华的场面，也掩饰不住她们的惊讶甚至赞赏的神情。

后来，我就明白她们为何要赞赏和惊讶了。当我也跟着细心地打量了一阵后，很容易发现我走进了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里。那些上流社会的名媛贵妇（在场的都是一些名门望族的女人），她们想看的正是这种女人的住宅。这种女人的新奇服饰往往使这些阔太太相形见绌，而且跟她们一样，大模大样地混迹于大歌剧院和意大利歌剧院，有她们自己的包厢，跟贵妇人平起平坐；这种女人在巴黎招摇过市，搔首弄姿，炫耀她们的珠宝，吹嘘她们的秽行。

这所住宅里的妓女已经归天了，所以连最贞洁的女人也可以走进她的卧室。死亡已经将这个既豪华又淫荡的场所里的秽气荡涤得干干净净。其实，如果有必要声明的话，她们自然会假以托辞，借故说并不知道这位宅主是何许人也，来这儿的目的只是看看有什么东西拍卖而已。她们事先看了广告，想来见识一番广告上介绍的物品，预先挑选挑选，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再说她们也不妨从这些精美典雅的奇珍异宝里去探究这个妓女的私生活。她们一定早就风闻过这个妓女的离奇故事。

遗憾的是，这个红颜已经绝尘而去，那些神秘的轶事也随之灰飞烟灭了。无论这些贵妇人心里有多大奢望，她们也只能面对死者身后要拍卖的珍品赞不绝口，再也看不出她生前做皮肉生意的蛛丝马迹。

不过，毕竟还有些物品是值得买的。家具陈设富丽堂皇，布尔大师雕刻的红木家具、赛佛市和中国的瓷瓶、萨克森的雕像、绸缎、天鹅绒以及花边织物，一应俱全。

我尾随着那些名媛淑女在房子里信步转悠。她们款款走进一间悬挂着波斯窗帷的房屋，我正欲跟着踱进去，没料到她们几乎立刻笑着抽身走了出来，好像看见了什么令人害臊的事物似的，我心中一动，反而更想进去看个明白。原来这里是一个梳妆间，里面置满了各种精致的梳妝品，显而易见，死者在世时是何等地骄奢淫逸。

靠墙搁着一张六尺长三尺宽的大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制造的各式金银器皿闪闪发光，满目琳琅熠熠生辉。这数以千计的器皿珍玩全是梳妆打扮的必备之物，没有一件不是用黄金或白银制成。不过这一大堆玩意只能是逐年累月一件件收集起来的，而且绝非某一个情人就能慨赠这么多东西。

看看妓女的梳妆间，我并不觉得反感，管他是什么东西，我都颇有兴趣地仔细鉴赏。我发现所有的精雕细刻的物品上，都镌刻着缩写的人名字母和形形色色的徽章标志。

我凝视着所有这些物品，每一件都标志着可怜的姑娘的一次皮肉生意。我思忖上帝对她还算宽宏仁慈，没有使她受通常的惩罚，却让她在暮年之前、在花容失色之前、在奢华的生活中香消玉殒。对她们这种人来说，衰老正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确实是这样，还有什么比皮肉生涯的晚境，尤其是女人——更为凄凉的呢？一到晚年全然没有一点尊严，得不到任何怜悯，这种终身悔恨的心境堪称世人耳闻目睹过的最悲惨的事情。但这并非追悔过去的误入歧途，而是悔不该当初打错了算盘，虚掷滥用了金钱。我认识一个早先游戏风尘的绝色女人，晚年时膝下仅有一个女儿。听她的同辈人说，这个女儿几乎跟她母亲年轻时一样美丽。她的母亲从未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次“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求她侍奉自己的晚年，就像她自己把她抚养成人一样。这可怜的孩子叫做路易丝。她无可奈何地服从母亲的命令，趣味索然地毫无情欲地堕入风尘，如同别人要她学一种谋生的职业，她便身体力行地言听计从一样。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在淫荡生活中沉浮，而且初醒人事便开始了堕落生活，再加上这个女孩子长期体弱多病，完全毁掉了她辨别善恶的灵气，这种灵气上帝可能曾经赋予她，但从未有人想到去发挥它。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年轻的姑娘，她几乎在每一天的同一时刻走上大街来。她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她，就像亲生母亲陪伴她亲生



的女儿一样。那时候我尚年轻，对欲海横流的社会种种秽行已经见惯不惊，不过我仍然记得，一看见这种卑鄙的监视手段，我马上打心眼里觉得轻蔑和憎恶。

一个处女的脸庞上从来不会出现像她这样纯洁无瑕、像她这样忧郁痛苦的表情。这张脸竟然像一幅基督受难的神像。

有一天，这个姑娘脸上突然有了神采。在她母亲替她一手操纵的堕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恩赐给她一点幸福。既然如此，上帝为何使她孱弱无力，为何将她弃置于痛苦生活的重压之下，却不给她一丝慰藉呢？那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还保留着一点纯洁使她高兴得花枝乱颤。人的灵魂有它无可理喻的寄托。路易丝连忙兴冲冲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说起来也令人感到惭愧。不过，我们叙述的是一件真人真事，并没有信口胡诌。要是我们觉得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公之于世是多此一举的话，那还不如免开尊口为妙。世人指责非难这种女人却又不听她们的鸣冤叫屈，瞧不起她们又不客观公允地评价她们，所以说这是一种耻辱。然而路易丝的母亲回答女儿说：她们两人生活已够艰辛的了，再添一张口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她说这孩子没必要生下来，而且怀孕时影响丈夫的正常生活。

第二天，一个接生婆（我们姑且将她看做是母亲的朋友）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几天，起床后脸色比先前更为苍白，身体也比以前更为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有个男人动了侧隐之心，送她去就医治病，但她身心受的刺激太强烈了，医生回天乏术，路易丝最终因为流产命归黄泉。

那个母亲依然活着，活得怎么样？天才知道！

在我凝视那些金银器皿的时候，这个故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沉浸在回忆中时，时间已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了。我发现房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守门人了。他正站在门口，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我的举动，唯恐我会顺手牵羊。

我走到这个尽忠职守的人跟前，看得出他对我怀有戒心。

“先生，”我问他，“你可以告诉我从前住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而且有过一面之交。

“怎么！”我对守门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吧。”

“为什么让人都来参观她的房子呢？”

“债权人觉得这么做可以抬高价钱，让大家先来看看这些家具器皿，借此招徕顾客，你明白了吧？”

“这么看来，她还欠别人的债？”

“啊，先生，她欠了一屁股债呢。”

“拍卖的钱能抵偿债务了吧？”

“还有部分余款。”

“那么，剩余的钱给谁呢？”

“给她的家人。”

“她还有一个家？”

“好像有的。”

“打搅了，先生。”

守门人弄清楚我并无不良企图后，对我行了个礼，我就走了出来。

“可怜的姑娘！”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想，“她死得肯定很惨，在她的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时才会有朋友。”想到这里我油然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

许多人会觉得这事可笑之至，但是我对风尘女子总是无限宽容，并且我懒得就这种宽容态度跟人一争长短。

一天，当我去警察局取护照的时候，看见邻街上有两个警察在拽扯



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正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狂吻，哭得十分伤心，她的银铛入狱，使母子从此骨肉分离。从这一天起，我再也不随便鄙视一个女人了。

## 二

拍卖定在 16 日举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还留有一天空隙时间，以便让地毯商有时间撤掉那些窗幔墙帟之类的东西。

这时候，我正从外地旅行归来。跟朋友熟人久别重逢，免不了要听他们聊一些重大新闻。不过没人把玛格丽特之死当做了不得的大事讲给我听，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玛格丽特是个漂亮女人，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越是生活阔绰名噪一时，死后也就越是冷落无声。她们宛如太阳，每天降落跟升起一样寂然无声。如果她们风华正茂时就死了，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马上得到消息。在巴黎，一个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几乎都是过往甚密的朋友。大家会惋惜一番，凑在一起回忆她的往事，尔后一如既往地过自己的日子，好像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谁也不会因此落一颗伤感的泪水。

现在这年月，人活到 25 岁时，眼泪就变得弥足珍贵了，至多只对为他们花费过钱财的父母撒下几滴泪水，算是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的报答。

至于我呢，虽然我的名字没有刻在玛格丽特的任何物品上，但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自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侧隐之心，使我很长时间都忘不了她的死，也许她值不得我如此怀念。

我记得以前我常在香榭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每天都去那里，

每次都坐在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小四轮马车里。那时我就注意到她跟她那一类人颇不一样，要加上她那卓绝的风姿，更使她显得姿色出众。

她们这些可怜的人儿出门的时候，身边总是有某个人陪伴。男人们都不愿意将他们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公开化，而这些女人又害怕孤寂，所以随时都携带女伴同行。随行的女人有些是因为境况不佳没有自己的车子，有些是怎么打扮也掩饰不了岁月痕迹的老太太。要是谁想知道她们所陪同的姑娘的隐私，那么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向她们打听。

玛格丽特却与众不同，她总是一个人坐车去香榭丽舍大街，尽量避免招摇过市。冬天她围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则穿着极其素雅的长裙。她喜欢在这个大道上漫步，所以有许多熟人，碰到熟人时，她偶尔也冲他们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只有公爵夫人做得出来，而且只有她们才看得出来。

她也不像她的那些同行一样，习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一直将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在那里她走下车来，漫步一个小时，尔后重新坐上马车疾驰回家。

所有这些情景我仍然记忆犹新，姑娘红颜薄命，我真感到惋惜，正如人们惋惜一件艺术品被毁掉似的。

玛格丽特的姿色倾城倾国。她身材颀长，苗条过分了些，但她特别会打扮自己，稍加装束便掩盖了这个天生的缺陷。她的开司米大披肩的下端一直垂落到地，两边露出了绸子长裙的宽阔的衣襟，紧贴在胸前的是厚茸茸的暖手用的皮袖头，周围的褶裥做工十分精巧，不管你用什么眼光来挑剔，都找不到任何瑕疵。

她的脑袋脸蛋完美无缺，长得小巧玲珑，正如缪塞说的那样，她母亲好像有意将她做成这般小巧，以便精雕细琢似的。

在一张难以形容的巧夺天工的柔媚的鹅蛋脸上，镶嵌着两只黑亮的眼珠，上面有两道弯而细长的眉毛，纯净得如同出自大师手笔，眼睛上



盖着浓密的睫毛，眼睑低垂时在玫瑰色的两颊上撒下一抹隐约的阴影；鼻子挺直清秀，鼻孔微微张开，似乎强烈渴望着性生活，小嘴端正柔唇轻启，露出洁白如奶的贝齿；柔夷的皮肤色泽宛如不曾经人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衣；看到这里你对这张俏丽的脸蛋就有了初步印象。

墨玉般的头发，若隐若现地漾着天然的波纹，在额前分梳成宽阔的两绺，一直到脑后，裸露出两只耳朵的下垂，下垂上闪耀着价值四五千法郎一件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生活放纵不羁，可是她的面庞上却依然洋溢着童贞未凿的神态，这真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玛格丽特有一幅法国画家维达尔为她作的画像，也许只有他的妙笔才能把她画得那么传神逼真。她死后，这幅画像在我手中保藏了几天，由于画得惟妙惟肖，我回忆不起的特征就拿出它作参考。

我在这一章里叙述的情节，有些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就写下来，免得稍后讲述这个女子的故事时又来倒叙。

玛格丽特生前时，每逢首场演出总是要到场的。她每天晚上都在戏院或舞场里度过。只要有新戏上演，在剧场里准能见到她。她随身总是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这些东西总是搁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中有25天她戴的茶花是白的，另外5天里她戴的茶花却是红的，谁也猜不出茶花颜色变换的原因，我也无法解释个中奥妙。在她经常光顾的那几家戏院里，许多老观众和她的朋友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她还戴过别的花。所以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她作茶花女，这个名字就这么传开了。

另外，如同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对此毫不隐讳，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

足见得情夫和情妇两情相悦。

可是，有一次她从巴涅尔旅行回来后，几乎在三年中她只跟一个外国的老公爵同居，老公爵家财万贯，他想方设法要玛格丽特脱离红尘重新做人，而且她也欣然接受了。

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的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嘱咐她务必去温泉地疗养，于是她便去了巴涅尔。

在那里的一群病人中间，有这位老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跟玛格丽特一样的病，而且长得跟玛格丽特极其相似，不知道的人会将她们误认为是姐妹俩。但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到了第三期，玛格丽特去巴涅尔才几天，她就死去了。

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藏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然留在巴涅尔。有一天早晨，公爵在一条大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又看见他女儿的情影，便径直上去拉住她的纤纤小手，噙着泪花拥吻她，也不问她到底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并愿把对死去的女儿爱的情感转移到她身上。

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时，随身只带了一个女佣，她想这样对自己的名声也没有什么影响，便应允了公爵的要求。

在巴涅尔有许多人都认识玛格丽特，他们去公爵府上，将戈蒂埃小姐的身份据实相告。这对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这样一来他再也看不出她像他的女儿了，但是，为时已晚，玛格丽特已经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借口和托词。

他一句也没有责备玛格丽特，再说他也没有责备她的权利，相反他对玛格丽特说，要是她能改变一下她的生活方式的话，他愿意倾其所有来补偿她的损失，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玛格丽特答应了。

应该说明的是，生来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在病中，她认为她得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去的生活过于放纵。有了这种迷信的想法，她希



望上帝因为她的幡然改悔和皈依而把美貌和健康赐还给她。

由于洗温泉澡、闲逸的漫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充足的睡眠，果然在夏季将尽的时候，她差不多已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仍然像在巴涅尔一样常去看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知道来龙去脉，也不知道确切的动机，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爵从前以富可敌国著称于世，现在又以挥金如土闻名遐迩了。大家都以为老公爵堕入了这个年轻姑娘的情网，这是某些老富翁的通病，对他们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万般猜测，就是猜不透其中内情。

事实上，这个父亲对玛格丽特怀有的感情是十分纯洁的，除了跟她只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关系都意味着亵渎和乱伦。他从来只用父亲的口吻跟她说话，越雷池的话从来不讲。

对我们的女主人公，我们只能如实描写，根本没想到把她刻画得面目全非。我们只是说，玛格丽特在巴涅尔养病期间，她还能信守对公爵许下的诺言，而且的确遵守得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了巴黎，这个惯于纵情声色、饮酒跳舞的姑娘似乎就把持不住了，老公爵的定期造访虽说可以使她稍稍解闷，但仍然不能完全排遣她的烦闷，以前那种火热生活的气息又重新窜出她的脑海和心中。

而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比过去更显得娇艳欲滴，她正值20妙龄，她的病情看起来控制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治愈，所以她压抑已久的狂热欲望又死灰复燃了，这种欲望往往也就是肺病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一直认定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交往有失公爵的体面，所以时刻都在监视她的行动，总想抓获她有负公爵的把柄。有一天，他们向公爵报告，说是玛格丽特在肯定公爵不会前去看她的时候接待了其他客人，而且这种接待经常延续到第二天。公爵闻知这消息后心里十分痛苦。

公爵就此事盘问了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毫不隐讳地承认了一切，还

坦率地劝告他以后不必再关心她了，她说自己没有毅力遵守诺言，所以也就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人的恩惠了。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去看她，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到了第八天，他就来请求玛格丽特一如既往地跟他来往；只要经常见得到玛格丽特，随她怎么自由行动，还向她发誓说，哪怕他痛不欲生，他也决不再说一句责备她的话。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 1848 年 11 月或者 12 月中的情形。

### 三

16 日午后 1 点钟，我到昂坦街去了。

在大门外就听得见拍卖估价人的叫喊。

满屋子都是好奇的人。

巴黎所有的烟花名妓都到了场，这可给贵妇人们饱了眼福。她们趁机以看拍卖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细心打量这些平素没有机会接近的女人，也许她们心里在妒羨这些风尘女子的自由放荡的奢侈生活呢。

F 公爵夫人的手臂碰上了以哀艳著称的名妓 A 小姐；T 侯爵夫人正拿不定主意是否跟名声最响的风流荡妇 D 夫人争买一件家具；那个 Y 公爵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破了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在马德里破了产，实际上却连每年的收入都花不完，这会儿正在一面跟 M 夫人闲聊，一面又在和 N 夫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M 夫人颇有口才，擅长讲故事，她常想把自己讲的东西写下来，并署上自己的大名。漂亮的 N 夫人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漫步，身上的服饰总是粉红和天蓝两种颜色，还有两匹健壮



的黑马为她驾车，这两匹马托尼向她要价一万法郎……她如数照付；最后还有 R 小姐，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一大笔财产，这使那些靠嫁妆的上流社会妇人自愧不如，使那些靠爱情生活的女人更是望尘莫及。她不顾天寒地冻，也赶来买点东西，注意她的人还真不少。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场的许多人的缩写名字来，他们在这里相遇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为了不使读者觉得厌烦，我也就略去不提了。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大家都喜不自胜乐得合不拢嘴，有许多太太原来都认识死者，不过此时把跟死者的交情全忘到脑后去了。

大家高声谈笑着，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坐满在拍卖桌前的商人拼命叫大家安静些，好让他们顺利成交，但没人理睬他们，这样喧嚷嘈杂的集会还从来没有见过。

趁着一片嘈杂拥挤，我悄悄挤进这群人。一想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就死在隔壁房间，而商人们就在这里拍卖她的家具，我不禁悲从心来，与其说我是来买东西的，不如说我是来瞧热闹的；我注视着几个拍卖商的脸，每当一件东西哄抬到他们意想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露出欣喜的神情。

这些人都是些正人君子，都在这个妓女身上做过投机买卖，发过横财，都在她咽气前上门逼债；都在她死后蜂拥而来，收取他们名正言顺的账款和可耻的高利贷钱。

所以古人说，商人和强盗信奉同一个上帝，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衣物、珠宝首饰、开司米披肩转眼间就被抢购一空，快得出人意料，但是没有一件是我用得着的，我仍然在耐心等待。

忽然，我听到一阵叫喊声：“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书边烫金，书名《曼依·莱斯科》，扉页上写有几个字，十个法郎。”

“十二法郎。”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响应。

“十五法郎。”我说。

为什么我要报这个价钱呢？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为了扉页上写的